



刮地皮

□ 君玉

这是一个传奇而感人的故事，这是一股积极而向上的能量。它如一团正气一直激励着、鞭策着我，伴我走过生活的每一次迷茫、人生的每一个低谷。

那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段往事。我的家乡是一个小城近郊的农村，方圆几十里的农田大多是盐碱地，一年四季地表都是白茫茫的盐碱粉末，根本不长庄稼，村民们的饮用水也是又苦又涩。面对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，祖辈们千方百计改造盐碱地，刮地皮烧碱熬盐就是一项传承了几百年且行之有效的方法。它曾经是村里很多人维持生活的一个门道，但如今已然销声匿迹。很幸运，我曾目睹了当年村民众人齐心刮地皮、独轮车往返忙碌运盐土、老师傅们日夜不停烧碱熬盐的辛苦劳作场景。在当时那种条件落后、物资匮乏的环境下，村里人团结一心、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、改天换地的乐观生活态度成为一种正能量，引导着大家逐渐摆脱困境、丰衣足食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们村还是以“生产队”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，社员们每天早晨跟着太阳一起出工，晚上伴着月亮、拖着疲惫脚步回家。但即便如此，村里盐碱地多、广种薄收、经济效益差等实际情况还是导致社员们一年到头忙碌却生活困难，甚至有些家庭连基本口粮也领不到。

穷则思变，生产队在国家“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”全面发展的政策指引下，一方面想办法改造农田盐碱化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；另一方面着手把一度停产的刮地皮烧碱熬盐手工作坊恢复生产。生产队把烧碱熬盐所得的一部分收益用于

农业生产，促进农业发展和提高收益，同时刮盐土极大地抑制了土地的进一步盐碱化，有效地改善了村里地的生态环境，使“不毛之地”变为优质高产良田，二者相辅相成，生产队经济效益成倍增长，社员们的收入也由过去只在大年分红一次改为中秋节、大年各分一次。有了钱，村里许多人买了自行车、缝纫机，小孩子们过年也穿上了新衣服，村民们脸上个个都有了喜气。

刮地皮烧碱熬盐手工作坊恢复生产后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生产出优质产品。那么，技术和人才就是“头等大事”。村里的赵大爷是一位熬了四十多年盐土、有着成熟技术和丰富经验的“土专家”。在赵大爷的亲自指导和组织下，我们村生产的土盐质量和产量均有很大提升，且供不应求。于是生产队又开始想办法借款进行技改，首先把原始落后的木轮独轮车改换成橡胶胎车轮，使独轮车推起来更轻便、灵活、省力；接着挑选二三十名身强力壮、能吃苦的青壮年汉子，每人一辆新型独轮车。鸟枪换炮后，人人干劲倍增。生产队又在独轮车队开展“优胜红旗争夺”活动提高效率，保证了烧碱熬盐原料的供应。

后来，在县电业局的帮助下，盐房（熬盐土的车间）在全村率先通了电，生产车间用上了吹风机、水泵、烘干槽，彻底改变了人力拉风箱烧火、肩挑手提用水、靠太阳晒风干水份结晶的生产状况，大大地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。从盐房节省下来的十来名壮劳力，又补充到了独轮车队。

独轮车队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是当时村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。每天天不亮随着队长的敲钟

声，独轮车队出发了。他们有时候集中行动，大兵团“作战”“围歼”大面积白化的田地，有时候分队行动，去到马路旁、树林边、围墙外作业。刮地皮现场，队员们或蹲或跪，双手挥动铁刮子把白粉末下约三五公分的盐土收集到簸箕里，再端到独轮车上的大筐箩里，直到所有队员的车都装得满满的才收工，然后到盐房接受赵大爷和队长的验收、领工票、记工分。

盐土验收工作也是一个细致活。只见赵大爷拿着一根一米多长、一端安着一个像放羊铲似的铁探子的木棍，在独轮车上的土堆上一横一竖、一上一下地比划着，又用铁探子插进土堆的内部取出土样，手抓、舌舔、看闻……细致评估。最后，生产队队长按重量和等级进行记录，作为评工分的基数。每一车盐土经过严格认真的验收后，分别按一等土和二等土推到指定地方，随后队员们找生产队长领上工票，高兴回家。

再说盐房，一年到头都是热气腾腾、紧张有序的工作场景。车间里，壮劳力们把盐土用大铁锹均匀地抛撒到水池里进行浸透，自然渗漏到旁边大水缸中的液体就是下一道熬煮提炼工序的原料。然后，工人们用手提小水泵把渗漏的液体抽排到十几口大铁锅中熬煮，赵大爷现场指挥随时调整火候，待锅中液体达标后再抽排到指定大铁槽子里进行再蒸馏、再提炼、再烘干后分别制成了亮晶晶的小盐（那时候的食用盐）、火硝碱面（碳酸钠），最后把锅中熬制剩下的黑水再加工就是卤水（土话叫矸涝）。

熬盐土最后一道工序是把经过浸泡、过滤提取原液后的泥浆从浸泡的池子里挖出来，倒到周边的水坑里、低洼处，和道路不平处，长期以来形成了许多人造小平原，乡亲叫其“盐房圪塔”。多年后，乡亲们在“盐房圪塔”上盖起了一排排的新房。

看着村里盖起的一排排新房，心头浮现的那些刮地皮、熬盐土的场景依然清晰……老一辈艰苦奋斗、苦中作乐的精神风貌一代代传承着，刮地皮、熬盐土化腐朽为神奇的故事改善家乡的生态环境，将与大地永存……

幽默诙谐的『左叔俏皮话』

□ 杨文

八十岁生小[儿子，男孩]——代代落后
八个歪脖颈骨[脖子]坐一起——谁也不正眼看谁
八九不离十——不差甚
八月十五的月婆婆[月亮]——年年都一样
八月十五过单五[端午]——迟啦
八月十五吃年夜饭——还早哩
八月十五蒸黄蒸——趁早
八字不见一撇——没眉目
八十岁老太太绾[zenɡ]红头绳——老来俏
八十老汉挠[nao]碾碾——力不从心
八十老汉吹王八[喷呐]——上气不接下气
八十岁老汉不留胡彩[胡子]——装孙子
八十婆婆[祖母]三岁孙——老得老来小的小
八岁的蛮蛮[娃娃]要新媳妇——瞎凑热闹
白日的日头[太阳]，黑夜的月婆婆——独一无二
白杨树栽在花丛里——占了好盘[地方]
白虎进门——大难临头
白墙上写白字——白忙一场
百岁老人择[做]寿——难得有一回
拜罢天地去要饭[讨饭]——没过一天好日子
扳不倒盖盖地[被子]——人小辈分大
扳不倒害心病——坐卧不安
搬着炉火烤头[头发]——了不得
板担开花——不可能的事
板担跌倒啦也认不出来——一字不识
板担两头挽筐篮——成双成对
板担挂灯笼——两头明
班房[旧时衙门]里的衙役——听差的
搬起场碾[碌碡]捣天——不知天多高地多厚
搬家野[丢]了老婆——粗心
半路上出家——从头肖[学]起
半晚期[下午]送晌午饭——过时啦

